

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何以影响老化态度?*

——基于 CLASS2020 数据的实证研究

刘玉萍, 张 驰

(西华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 家庭代际关系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 数据, 探讨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总体上, 上行时间转移对老化态度不利, 下行转移则具积极效应; 细分维度中, 上行转移负向影响身体变化体验与社会心理丧失感知, 但提升心理获得感, 下行转移改善身体变化体验与心理获得感, 对社会心理丧失无显著作用; 作用机制层面, 上行转移通过自评健康路径、下行转移通过社会参与路径发挥作用; 调节效应显示, 个人收入、代际关系质量与个人价值感在上行转移路径中均正向调节, 而在下行转移路径中作用分化。据此, 相关部门可从优化制度、提升社保待遇、促进社会参与等方面精准施策, 改善老年人的老化态度, 进而助力积极老龄化。

【关键词】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 老年人; 老化态度; 积极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3.11; 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6)04-0077-12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6.04.008

一、引言

中国社会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程度位居全球中上水平, 少子化趋势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将会进一步推动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据民政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24 年末, 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1031 万人, 占总人口的 22.0%;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22023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5.6%。^①伴随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已成为我国重大国家部署。从现有研究来看, 学界围绕积极老龄社会建设的探讨, 多聚焦于老龄社会活力提升这一外部维度, 对构成老龄社会核心内部主体——老年人的主观老化态度, 相关研究仍较为薄弱。然而, 老化态度作为老年人对自身衰老过程及老年阶段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倾向的总和, 不仅直接关系老年人个体幸福感, 还对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更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全社会应对老龄化策略的制定方向与实施成效。为此, 引导老年人以积极心态看待衰老, 既是响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也是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 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必要途径。

从中国传统代际赡养关系来看, 家庭养老仍是当前多元主体养老模式中的关键组成部分,^②家庭代际关系的亲疏直接影响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其中, 家庭时间资源禀赋在代际间的流通与转移, 是衡量家庭代际关系强度的重要指标, 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与心理感受。子女投入的时间

* 【作者简介】刘玉萍, 女, 四川成都人,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公共管理; 张驰, 女, 河南驻马店人, 西华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公共管理。

【基金项目】乐山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乐山师范学院社会心理服务与智能评测研究中心立项项目“数字鸿沟视域下老年群体社会性孤独感的形成机制与精准化社区研究”(LSAC202610)。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24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 [EB/OL]. (2025-07-24) [2025-07-26]. <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06089/part/21508.pdf>.

② 李琦, 钱峰, 成前. 家庭内部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J]. 西北人口, 2023, (2): 104-114.

资源不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础生活照料,而且高质量代际时间互动可有效缓解老年人孤独感与疏离感,强化其家庭归属感与社会联结感。然而,代际间的时间资源转移的失衡配置或低质供给,则会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本文依托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20年数据,从双向代际时间转移视角切入,系统剖析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优化家庭代际时间配置、改善老年人对老龄化的认知态度及完善老龄化政策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为建设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言献策。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综述

老化态度是个体对衰老过程及老年状态的主观体验与评价,属于复杂的心理结构,^①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西方学界对老化态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研究视角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相较于西方,我国对老化态度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学界重点关注领域。2010年,黄一帆通过实证研究证实Laidlaw提出的老化态度问卷(AAQ)具有良好的文化适应性,适用于中国老年人的研究,^③此后该问卷成为国内测量老化态度的主要工具。目前,国内学界主要从两个维度对老化态度进行研究:第一,以评价主体为依据,将老化态度分为自我老化态度与社会老化态度。其中,自我老化态度指老年人对自身衰老过程的体验与评价,^④社会老化态度则是社会对老年群体及老化现象的认知与评判。^⑤第二,从内容性质出发,老化态度可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类。^⑥积极老化态度表现为老年人对衰老持正向体验与认知,有助于推动积极老龄化进程;消极老化态度则源于个体因年龄增长,在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及社会角色转变中产生的负面感受。后续研究多聚焦于这两种认知的深入探讨。

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在时间资源上的相互调配,这种转移不仅涉及子女对父母的时间支持,也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时间投入。因老年人身体机能衰弱、自身照料需求较高,学界普遍将子代为父代提供无偿照料的时间定义为“上行时间禀赋转移”^⑦;而成年子女自理能力较强、照料需求较低,因此相关研究常将父代照料孙子女的时间界定为“下行时间禀赋转移”^⑧。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其影响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方面,学界通常以子女的孝道行为来衡量子女对父母的时间代际支持。从积极影响来看,当子女的孝道行为与父母的孝道期待相匹配时,父母的抑郁情绪会得到缓解,积极情绪相应增加,生活幸福感也随之提高^⑨;而从消极影响来看,若子女的孝道行为与父母的孝道期待产生冲突,则会加剧父母的孤独感。在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方面,一般以老年父母照顾孙子

① 唐丹,燕磊,王大华.老年人老化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1):159-162.

② 孙鹃娟,冀云.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对老化态度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16,(4):79-86.

③ 黄一帆,王大华,刘永广,等.老化态度问卷(AAQ)中文版的初步试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4):447-450;Laidlaw K, Power M J, Schmidt S. The Attitudes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007, (4): 367-379.

④ 尹述飞,彭华茂,文静.老化态度与老老年人工作记忆老化之间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11):3102-3105.

⑤ 朱荟,马静婕.关于老化态度的概念界定、测量方法与干预机制[J].老龄科学研究,2022,(8):28-41.

⑥ 唐丹,燕磊,王大华.老年人老化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1):159-162.

⑦ Lillard L A, Willis R J. Motiv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 Demography, 1997, (1): 115-134.

⑧ Geurts T, Poortman A R, Van Tilburg T. Older parents providing child care for adult children: Does it pay off?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2, (2): 239-250.

⑨ 罗婷俐,谢邦会,胡军生.老年人孝道观念中孝道期待对抑郁情绪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7):1750-1753.

女的时间投入来衡量父母对子女的时间代际支持。^①从积极影响来看,国外学者研究指出,提供隔代照料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同时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与生活满意度^②;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隔代照料能通过改善老年人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提高其生活幸福感,^③且适度的隔代照料有利于降低老年人的抑郁风险,对其心理福祉产生积极作用^④。从消极影响来看,西方研究普遍认为照料孙子女会带来负向福利后果,而我国研究则更倾向于其对老年人具有积极影响,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中西方在代际抚育与赡养模式上的不同。

总体而言,既有文献围绕老化态度、家庭时间资源代际转移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研究。尽管已有部分文献证实,子代的照料支持与父代的隔代照料均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具有正向预测作用,^⑤但直接探讨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与老年人老化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相对匮乏。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突破了单向视角局限,构建“上行+下行”双向代际时间转移与老年人老化态度的统一实证分析框架,丰富家庭代际互动模式与老年人心理认知功能的相关研究,并为精准老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二) 研究假设

基于我国传统赡养模式,子女通常会在父母年老时提供时间照料,但随着老年人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孤独感和空虚感的增加以及衰老导致机体功能的下降或疾病的发生,其社会角色和生活体验发生较大转变,当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时间支持时,他们的老化态度并非完全积极。具体而言,首先,子女在父母晚年提供时间照料,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父母的孤独感,增强情感支持与生活安全感,进而使父母获得心理满足;其次,若老年人接受子女的时间支持过多,可能会损害其自尊心,^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老年人的痛苦与抑郁情绪,容易滋生消极的老化态度;再次,接受子女的时间代际支持可能会让老年人更强烈地感受到自身衰老,对他人的依赖感也随之增加,这会破坏老年人对自身实际健康状况与自我效用的评价,进而加速其身体衰老体验^⑦;最后,子女为父母投入较多时间关注,会增强老年人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感,但老年人在心理上仍希望保持独立,这种矛盾容易导致老年人产生更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⑧。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不利于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

随着老龄化社会不断发展,老年群体的寿命显著延长,可支配时间日益充裕,研究发现,老年父母参与孙子女照料有助于其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首先,老年父母照料孙子女能够通过代际协作与融合实现自我价值,进而维持积极老化态度。在“三孩政策”全面实施及家庭经济压力普遍增大的背景下,已有多项研究证明,老年人承担孙辈照料工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育儿负担,释放家庭劳动力,实现代际

① 李西营,金奕彤,刘静,等.子女越孝顺老年人越幸福吗?老年人孝道期待的作用[J].心理学报,2022,(11):1381-1390.

② Luciano Fanti & Luca Gori. An OLG model of growth with longevity: when grandparents take care of grandchildren [J]. Portuguese Economic Journal. 2011, 13: 39 - 51; Cecily Young, Linley Alice.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provision of grandchild care in non-custodial 'baby boomer' grandparents [J].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014, (1): 88 - 100.

③ 陈诚,杨巧,李月.隔代照料孙子女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03-115.

④ 孙鹃娟,冀云.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对老化态度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16,(4):79-86;史珈铭,刘晓婷.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与城乡因素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24,(3):695-702.

⑤ 王萍,常超群,潘霜,等.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及心理福祉影响的追踪研究[J].人口研究,2023,(5):32-45;李卓,姚丹,朱萍,等.隔代照料对超大城市流动老人抑郁症状风险的影响研究[J].西北人口,2024,(3):104-116.

⑥ 公令臣,高子雯,王佳洛,等.家庭内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2,(10):856-861.

⑦ 王萍,李树苗.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2):13-17+22.

⑧ SEEMAN T E, BERKMAN L F.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upport in the elderly: Who provides support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988, (7): 737.

间的互助共赢,提升整体家庭福利水平^①;其次,为子女提供隔代抚育能使老年人的家庭角色得到充分发挥,并通过社会活动参与强化社会联结能力,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社会心理丧失感^②;再次,照料孙子女毕竟只是老年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完全代表老年人的社会角色,因而对社会心理丧失的弥补是有限的;最后,为孙子女提供时间照料不仅是老年人获取家庭情感慰藉的重要渠道,其在再度承担养育者角色的过程中还能重塑家庭地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往家长权威弱化”^③的感受,从而促进心理获得感的提升。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整体上来看,上行时间转移会促使老年人形成消极老化态度,而下行时间转移则有利于老年人积极老化态度的产生,基于此,为进一步理解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与老年人老化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必要深入探索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首先,从认知层面看,上行时间转移不利于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自评健康认知,从而会促使其滋生消极老化态度。一方面,部分学者研究指出,接受子女照料可能使老年人产生愧疚感,进而损害其自尊心。^④他们会因自觉成为子女负担,而非有价值的家庭成员,对自身健康状况产生消极认知。在老化态度上,老年人会抗拒和不满衰老,认为衰老剥夺了他们的社会角色与价值,社会丧失感加剧,从而滋生消极老化情绪。^⑤另一方面,父母因子女照料,潜意识里可能强化自己身体不好的心理暗示,在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时倾向于给出更差评价。当老年人自评健康认知较差时,往往会忽视自身健康维护与生活需求,将生活重心置于子女或晚辈身上,不愿表达想法或烦恼,忽视自身情绪情感需求。^⑥同时,若老年人自我忽视程度较高,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交往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老年生活品质降低,这必然不利于他们看待衰老的态度。

其次,从社会层面看,下行时间转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而有助于形成积极老化态度。老年人常因行动迟缓、代际沟通障碍等减少社会参与,加剧孤独感与社会隔离,不利于积极老化认知的形成。而老年父母参与孙子女照料,一方面可缓解其对健康状况的不自信,改善对身体衰老的认知,增强参与社会活动的信心^⑦;另一方面能通过照料行为扩大亲友社交网络,提升社会资本水平,进而提高社会参与度^⑧。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可增进老年人与他人及社区的互动,拓展跨年龄层社交圈,激发生活活力,促进其对晚年生活形成积极认知^⑨;同时,社会参与也是老年人提升自我效能感、实现积极

① 孙靖凯,王仪思,汪晓凡,等.双向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4):504-508;梁丽霞,刘珂冰.“交换”与“反馈”: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CLASS 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5,(3):112-121+39.

② 闫宇,方亚,李木易,等.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9):699-703.

③ 王萍,常超群,潘霜,等.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影响的追踪研究[J].人口研究,2023,(5):32-45.

④ 公令臣,高子雯,王佳洛,等.家庭内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2,(10):856-861;Silverstein M,Chen X,Heller K.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J].J Marriage Fam,1996,(4):970-982.

⑤ 黄一帆,王大华,刘永广,等.老化态度问卷(AAQ)中文版的初步试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4):447-450.

⑥ 杨建华,许秀琼,白尧,等.社区老年人的自我忽视与老化态度现状及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23,(6):544-548.

⑦ 张云亮,柳建坤.隔代照料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2,(4):117-131.

⑧ 黄燕,梁丽霞.“恩往下流”:隔代照料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探究[J].克拉玛依学刊,2024,(4):107-119.

⑨ 徐金燕,张倩倩.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追踪调查的发现[J].中国人口科学,2023,(4):98-113.

老化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其通过重新自我定位缓解角色丧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助力形成积极老化态度^①。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逻辑上,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会通过自评健康路径对老化态度产生消极影响,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会通过社会参与路径对老化态度产生积极作用。(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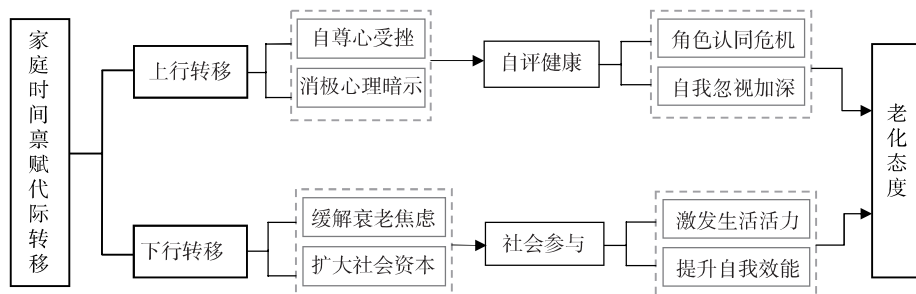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影响老化态度的路径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数据均来源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简称CLASS),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CLASS问卷的调查对象为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项目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76个村(社区)。计划在每个抽中的村(社区)中完成25份问卷,总样本量为11900份,其中,CLASS2020共收合格调查问卷11398份,调查内容涵盖个人信息、健康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养老规划和社会支持、心理感受、家庭与子女等模块,符合本次研究的数据要求。在剔除“无法回答”及没有作答等情况产生的缺失值后,最终得到2883个观测值的基准样本。

(二)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老化态度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当前学界最常用的测量工具是由Laidlaw K等人基于20个国家样本编制的老化态度量表(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简称AAQ),包括身体变化体验、社会心理丧失及心理获得感3个维度。本研究选取CLASS2020问卷的问题“E5_1-E5_7.您同意下面这些观点吗?”,列举的题项包括“1.我觉得我已经老了”“2.在我看来,变老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如失去健康、失去朋友亲人、失去能力等)”“3.老了以后,我发觉更难交到新朋友了”“4.因为我的年龄,我感到我被排斥到一边”“5.年龄越大的人,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越强”“6.智慧随年龄增长”“7.变老也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等7个选项,按照学界一般观点,将答案1定义为身体变化体验,将答案2、3、4定义为社会心理丧失,将答案5、6、7定义为心理获得感。题目选项采取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五个等级,对属于身体变化体验与社会心理丧失的四道题目采取反向计分,并将3个维度的题目进行横向加总得到总体老化态度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老化态度越积极。

2. 自变量: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在CLASS2020问卷中,受访者的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按照梁丽霞和刘珂冰的做法,^②将其分为上行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和下行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其中,上行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通过对问题“F5_13.过去12个月,这个子女多久帮您做一次家务?”的回答予以判别,原始题项包括“几乎天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几乎没有”5个

^① 谷璜,何惠,杜顺顺,等.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22,(4):863-870.

^② 梁丽霞,刘珂冰.“交换”与“反馈”: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CLAS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5,(3):112-121+39.

答案选项。依旧参照梁丽霞和刘珂冰的做法,重新对题项选项进行赋值,将“几乎没有”赋值为0,表示子女没有为父母提供时间禀赋转移,将其余4个选项赋值为1,表示进行了上行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下行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主要依据问卷中的问题“F5_25.过去12月,您照看这个子女的孩子所花的时间是:”的回答予以衡量,原始题项包括“平均每天超过8小时、平均每天4-8小时、平均每天2-4小时、平均每天1-2小时、平均每天小于1小时、完全没有”6个选项,将“完全没有”赋值为0,其余选项赋值为1。

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自评健康和社会参与分别作为上行时间转移和下行时间转移的中介变量。其中,自评健康变量选取CLASS2020问卷中“B1.您觉得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为方便计算,将很健康到很不健康5个选项纳入回答范围并进行反向赋值,即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得分越高;社会参与变量选取“D15.请问过去一年中,您参加以下活动的频率是?”,具体活动包括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小孩(如帮助购物、起居照料等)、环境卫生保护、调节邻里纠纷、陪同聊天、需要专业技术的志愿服务(如义诊,文化科技推广等)、关心教育下一代(不包括自己的孙子女)7个问题,题项包括“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一年几次、没参加”5个答案选项,将其处理为二分变量,没参加赋值为0,参加赋值为1进行计算。

4. 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个人收入水平、代际关系质量和个人价值感。其中个人收入水平对应CLASS2020问卷中“C10_1.过去12个月,您个人的总收入是多少?”,取对数参与计算;代际关系质量对应问卷中“F5_17.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子女感情上亲近吗?”,将除无法回答之外的3个选项“1.不亲近、2.一般、3.亲近”纳入答案范围;个人价值感则选取“E6.您觉得以下的描述是否符合您当前的实际情况?”,具体包括“如有机会,我乐意参加村/居委会的某些工作”“我常常想再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我现在喜欢学习”“我觉得,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4个正向感知和“社会变化太快,我很难适应这种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观点让我难以接受”“当今越来越多新的社会政策让我难以接受”“现在的社会变化越来越不利于老年人”4个负向感知,题项均采取“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五级评分,并将负向感知反向赋值后,累加得到个人价值感总分,取值区间为8~40分。

5. 控制变量

参考学界已有研究,^①本文选取了8个控制变量,并将其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社会特征3个方面。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家庭特征包括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家庭月平均收入,社会特征包括养老保障,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赋值情况如下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描述性分析(N=2883)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的定义与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总体老化态度	取值区间为8~33,得分越高,老化态度越积极	20.185	3.901
	身体变化体验	取值区间为1~5,得分越高,身体变化体验越积极	2.540	1.269
	社会心理丧失	取值区间为3~15,得分越高,社会心理丧失越弱	8.060	2.437
	心理获得感	取值区间为3~15,得分越高,心理获得感越强	9.586	2.442
自变量	上行时间禀赋转移	子女是否向老年人提供过家务照料,是=1;否=0	0.879	0.326
	下行时间禀赋转移	老年人是否向子女提供隔代照料,是=1;否=0	0.176	0.381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女性=0;男性=1	0.494	0.500
	年龄	连续变量	71.126	6.65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1;初中及以上=2	1.198	0.398
	居住地	乡(镇)村社区=0;城市社区=1	0.816	0.388

① 谷璜,何惠,杜顺顺,等.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对老化态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孤独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22,(4):863-870.

表 1（续）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的定义与取值	均值	标准差
家庭特征变量	婚姻状况	无婚姻 = 0；有婚姻 = 1	0. 789	0. 408
	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1. 975	1. 036
	过去一年总收入	连续变量，取对数	9. 040	1. 570
社会特征变量	养老保障	没有养老保障 = 0；有养老保障 = 1	0. 987	0. 11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在考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检验是否转移家庭时间禀赋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总体老化态度	身体变化体验	社会心理丧失	心理获得感
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	-0. 486 *** (0. 102)	-0. 647 *** (0. 107)	-0. 890 *** (0. 108)	0. 328 ** (0. 104)
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	0. 349 *** (0. 0925)	0. 355 *** (0. 0926)	0. 109 (0. 098)	0. 169 * (0. 0926)
性别（1）	0. 125 * (0. 0668)	0. 109 (0. 0689)	0. 142 ** (0. 0670)	-0. 0515 (0. 0669)
性别（2）	0. 139 ** (0. 0668)	0. 121 * (0. 0689)	0. 167 ** (0. 0669)	-0. 0601 (0. 0668)
年龄（1）	-0. 613 *** (0. 00588)	-0. 0551 *** (0. 00617)	-0. 0424 *** (0. 00580)	-0. 0277 *** (0. 00579)
年龄（2）	-0. 563 *** (0. 00610)	-0. 0495 *** (0. 00639)	-0. 0423 *** (0. 00606)	-0. 0239 *** (0. 00601)
受教育程度（1）	0. 336 *** (0. 0841)	0. 329 *** (0. 0865)	0. 201 ** (0. 0839)	0. 240 ** (0. 0844)
受教育程度（2）	0. 318 *** (0. 840)	0. 328 *** (0. 0865)	0. 196 ** (0. 0839)	0. 225 ** (0. 0847)
居住地（1）	0. 719 *** (0. 0876)	0. 483 *** (0. 0913)	0. 678 *** (0. 0907)	0. 197 ** (0. 0890)
居住地（2）	0. 724 *** (0. 0877)	0. 486 *** (0. 0914)	0. 711 *** (0. 0890)	0. 179 ** (0. 0891)
婚姻状况（1）	0. 103 (0. 846)	0. 138 (0. 0888)	0. 0615 (0. 0887)	0. 0696 (0. 0851)
婚姻状况（2）	0. 120 (0. 0849)	0. 152 * (0. 0890)	0. 0799 (0. 0855)	0. 0698 (0. 0850)
子女数量（1）	0. 152 *** (0. 0368)	0. 118 *** (0. 0383)	0. 0943 ** (0. 0372)	0. 00626 (0. 0367)
子女数量（2）	0. 190 *** (0. 0364)	0. 160 *** (0. 0380)	0. 145 *** (0. 0370)	-0. 00430 (0. 0364)
过去一年总收入（1）	-0. 249 (0. 0211)	-0. 130 *** (0. 0232)	0. 00919 (0. 0209)	0. 0102 (0. 0216)
过去一年总收入（2）	-0. 0284 (0. 0211)	-0. 133 *** (0. 0233)	0. 00666 (0. 0209)	0. 0104 (0. 0216)

表 2 (续)

变量	总体老化态度	身体变化体验	社会心理丧失	心理获得感
养老保障 (1)	-0.300 (0.299)	-0.493 (0.338)	-0.733 ** (0.320)	0.295 (0.284)
养老保障 (2)	-0.374 (0.293)	-0.572 * (0.334)	-0.863 ** (0.308)	0.357 (0.283)
样本量	2883	2883	2883	2883
Adj_ R2 /Pseudo_ R2 (1)	0.0162	0.0261	0.0177	0.0052
Adj_ R2 /Pseudo_ R2 (2)	0.0157	0.0236	0.0127	0.0047

注：*、**、*** 分别表示 $p < 0.1$ 、 $p < 0.05$ 、 $p <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本表中，(1) 表示上行时间转移，(2) 表示下行时间转移。

首先，根据表 2 的估计结果，一方面，当子女向上转移时间禀赋时，老年人在身体变化体验、社会心理丧失及总体老化态度维度上呈现消极老龄化倾向。这可能是老年人因年老不得不接受子女照料，易产生“给子女增添负担”“老而无用”等心理，进而导致老化态度较为消极，这与 Silverstein、公令臣等学者的结论一致^①；另一方面，老年人在心理获得感维度呈现积极老龄化趋势，这与“老有所依”的心理满足有关，子女的悉心照料使其获得情感慰藉，心理获得感得到提升，从而表现出积极的心理状态。但就整体而言，与没有获得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的老年人相比，获得时间禀赋转移的老年人表现出消极的老化态度，假设 1 由此得以验证。

其次，表 2 的估计结果表明，老年人通过隔代照料向子女转移时间禀赋，整体上有助于积极老化态度的形成，这与黄燕、张云亮等学者提出的“隔代照料促进积极老化态度”的观点相契合^②。具体而言，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的过程中客观上有利于老年人定期锻炼身体，并会产生能为家庭继续贡献力量、减轻子女负担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在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感维度产生积极感知；此外，本研究发现，隔代照料虽能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慰藉与劳动参与机会，但也会挤占其个人社交时间、降低社交质量，从而不利于积极社会参与感形成，导致其在社会心理丧失维度的影响不显著。但相比之下，与未参与下行时间转移的老年人而言，提供隔代照料的老年人呈现更显著的积极老化态度。即整体而言，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有助于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假设 2 由此得到验证。

(二)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采用多种倾向得分匹配法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在基准回归中，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可能会因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的自选择性，导致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为减少样本选择偏误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已有做法，^③ 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后，再对匹配样本进行回归的方式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① Silverstein M, Chen X, Heller K.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J]. J Marriage Fam, 1996, (4): 970-982; 公令臣, 高子雯, 王佳洛, 等. 家庭内代际支持与老年人抑郁的关系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22, (10): 856-861.

② 黄燕, 梁丽霞. “恩往下流”: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探究 [J]. 克拉玛依学刊, 2024, (4): 107-119; 张云亮, 柳建坤.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 (4): 117-131.

③ 胡祁, 朱铭来. 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整合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基于 PSM-DID 方法的实证分析 [J]. 财经论丛, 2021, (12): 50-60.

表3 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影响老化态度的多种匹配估计结果

自变量	核匹配	半径匹配	卡尺匹配
上行时间禀赋转移	-0.485*** (0.102)	-0.491*** (0.103)	-0.433*** (0.106)
下行时间禀赋转移	0.348*** (0.0928)	0.356*** (0.0929)	0.364** (0.1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上行样本量	2864	2853	2832
下行样本量	2851	2847	861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PSM完成后，不同的匹配方法会造成不同的样本量损失。以匹配后的样本为基础进行回归，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方向均未发生改变，且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后，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对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仍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增强了老年人消极的老化态度，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则对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由此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机制检验

为验证上述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机制，采用三步法框架对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机制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机制检验

变量	自评健康	社会参与	总体老化态度	身体变化体验	社会心理丧失	心理获得感
上行时间禀赋转移	-0.620*** (0.111)		-0.456*** (0.102)	-0.586*** (0.107)	-0.843*** (0.108)	0.305** (0.104)
下行时间禀赋转移		0.409*** (0.101)	0.315** (0.0929)	0.302** (0.0931)	0.120 (0.0910)	0.114 (0.0931)
自评健康			0.212*** (0.0415)	0.351*** (0.0435)	0.321*** (0.0414)	-0.140** (0.0408)
社会参与			0.0956*** (0.0178)	0.127*** (0.0185)	-0.0384** (0.0172)	0.144*** (0.018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883	2883	2883	2883	2883	2883
上行 调整后 R ²	0.0405		0.0182	0.0327	0.0224	0.0061
下行 调整后 R ²		0.0235	0.0178	0.0279	0.0130	0.0095

首先，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自评健康”变量在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过程中发挥了负向中介作用。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时间支持越多，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会显著降低；而自评健康水平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加剧老年人的消极老化态度。以往学者认为自评健康良好、生活自理能力强的老年人更易形成积极老化态度^①，本研究的检验结果也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进一步分维度分析发现，自评健康在身体变化体验和社会心理丧失两个维度表现出负向部分中介作用。在心理获得感维度呈现反向中介效应。这表明上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子女直接提供时间支持可以提升父母的心理获得感，但过度支持可能会降低健康自评而间接削弱其心理获得感。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① 朱荟，王舒艳. 数智老龄社会参与的新差序格局及其积极老龄化效应[J]. 西北人口，2025，（5）：1-13；吴越晋，张鑫，连晓倩，等. 老化态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 护理研究，2023，（6）：1051-1055.

子女应适度提供时间支持，避免过度干预父母的生活，尊重其独立性，平衡支持量与质，以最大化提升父母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其次，根据表 4 数据，“社会参与”变量在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影响老年人的老化态度中发挥了正向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父母为孙子女提供更多时间照料，会显著提升自身的社会参与水平；而父母社会参与水平的提升，又会进一步正向促进其老化态度向积极方向发展。进一步分维度分析发现，社会参与在身体变化体验与心理获得感两个维度表现出正向中介作用，与闫宇等研究结论一致^①；而本研究也发现，其在社会心理丧失维度表现出反向中介作用。从现实机制来看，这一反向中介可能来源于父母投入孙辈照料时间后，虽因照料需求或社交延伸提升了社会参与，但参与过程中可能面临照料责任与社会角色的双重压力，包括社交质量低下自我需求被忽视等问题，最终导致社会参与不仅未缓解心理丧失，反而成为加剧心理丧失的中间载体。

综上，通过三步法的检验表明自评健康与社会参与两项变量，分别在上行时间转移、下行时间转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显著机制作用，假设 3 得以验证。

（四）调节效应分析

在机制检验结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研究框架，深入探究代际时间转移与老年人老化态度间关系的边界条件，以下将着重分析个人收入水平、代际关系质量以及个人价值感变量在家庭代际时间转移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调节作用机制，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个人收入水平、代际关系质量、个人价值感调节效应的实证结果

变量		总体老化态度	身体变化体验	社会心理丧失	心理获得感
个人收入水平	上行时间转移	-2.504 *** (0.545)	-0.434 ** (0.177)	2.128 *** (0.337)	0.0581 (0.343)
	下行时间转移	-0.356 (0.511)	0.330 ** (0.166)	-0.0775 (0.322)	-0.609 * (0.322)
	上行 × 个人收入水平	0.664 ** (0.278)	-0.0264 (0.090)	0.464 ** (0.172)	0.226 (0.175)
	下行 × 个人收入水平	0.848 *** (0.232)	0.0531 (0.0756)	0.281 * (0.146)	0.515 *** (0.146)
代际关系质量	上行时间转移	-4.423 ** (1.551)	-0.893 * (0.508)	-2.148 ** (0.968)	-1.382 (0.981)
	下行时间转移	-0.588 (1.472)	-0.283 (0.483)	-0.209 (0.933)	-0.0952 (0.932)
	上行 × 代际关系质量	1.073 ** (0.543)	0.138 (0.178)	0.290 (0.339)	0.645 * (0.343)
	下行 × 代际关系质量	0.712 (0.511)	0.258 (0.167)	0.252 (0.324)	0.202 (0.324)
个人价值感	上行时间转移	-5.614 *** (1.440)	-2.188 *** (0.470)	-4.563 *** (0.897)	1.137 (0.916)
	下行时间转移	6.780 *** (1.250)	0.755 * (0.410)	2.908 *** (0.789)	3.117 *** (0.795)
	上行 × 个人价值感	0.182 ** (0.0580)	0.0688 *** (0.0189)	0.136 *** (0.0361)	-0.0228 (0.0368)
	下行 × 个人价值感	-0.226 *** (0.0497)	-0.151 (0.0164)	-0.101 ** (0.0315)	-0.110 ** (0.0318)

① 闫宇，方亚，李木易，等.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基于 2018 年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 (9): 699-703.

表 5（续）

变量		总体老化态度	身体变化体验	社会心理丧失	心理获得感
样本量	个人收入水平	2883	2883	2883	2883
	代际关系质量	2860	2860	2860	2860
	个人价值感	2744	2744	2744	2744
调整后 R ²	上行×个人收入水平	0.0131	0.0176	0.0314	0.0051
	下行×个人收入水平	0.0217	0.0197	0.0063	0.0097
	上行×代际关系质量	0.0320	0.0184	0.0373	0.0152
	下行×代际关系质量	0.0375	0.0207	0.0121	0.0163
	上行×个人价值感	0.0430	0.0384	0.0498	0.0106
	下行×个人价值感	0.0513	0.0309	0.0256	0.0129

第一，个人收入水平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上行时间转移对高收入老年人老化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印证了经济资源替代效应。高收入老年人可通过家庭经济支持降低对子女反哺依赖，或购买市场化照料服务，规避子女时间转移带来的心理压力，进而形成积极老化态度；且收入越高，下行时间转移改善老化态度的效果越显著，因其参与动机为情感慰藉而非维系代际支持。分维度来看，个人收入水平与上行时间转移的交互项仅对社会心理丧失维度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与下行时间转移的交互项则对社会心理丧失、心理获得感两维度均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表明高收入可助力老年人减少心理失落、提升情感满足，进而在整体上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这一结论与丁百仁和王毅杰的研究发现相契合^①。

第二，代际关系质量的调节效应具有差异性。上行时间转移与代际关系质量的交互项显著正向调节老年人老化态度及心理获得感，代际关系越亲近，子女的时间支持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即高质量代际关系下，子女时间转移易被感知为关爱信号，强化老年人对老化支持的积极认知，弱化老化恐惧并提升心理满足感。但下行时间转移与代际关系质量的交互项在老化态度各维度均无显著效应，说明代际关系亲疏不影响老年父母隔代照料过程中的老化态度。该结果与王欢等的研究既有契合之处，^②亦包含新的发现。一方面，和谐的代际关系有助于促进老年人心理积极化，但另一方面，代际关系亲疏程度并不影响老年人的隔代照料行为，这为“一老一小”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研究启示。

第三，个人价值感的调节效应呈双向分化特征。上行时间转移与个人价值感的交互项在老化态度、身体变化体验、社会心理丧失三维度均正向显著，即高个人价值感可强化老年人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并维系其积极老化态度，这一结果与丁百仁和王毅杰的研究一致^③；与之相对，下行时间转移与个人价值感的交互项在老化态度、社会心理丧失、心理获得感三维度均负向显著，本研究发现，低价值感老年人人为缓解“衰老无用”认知引发的消极老化心态，会通过隔代照料行为寻求家庭角色与地位的认同。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聚焦我国老龄化持续深入发展背景下家庭时间禀赋这一特殊代际关系资源，采用 CLASS2020 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上行与下行家庭时间禀赋转移对老年人不同维度老化态度的影响，并揭示了代际时间转移影响其老化态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1）整体而言，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对老年人积极老化态度的影响具有方向差异性，上行转移整体不利于积极老化态度形成，而下行时间转移则在整体上对老化态度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细分维度检验显示，上行时间转移对老年人的身体变化体验、社会心理丧失维

① 丁百仁，王毅杰. 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化态度的影响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5, (5): 114-128.
② 王欢，刘明珠，梁爽. 我国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J]. 医学与社会, 2024, (4): 116-123.
③ 王欢，刘明珠，梁爽. 我国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J]. 医学与社会, 2024, (4): 116-123.

度存在负向影响,但对心理获得感维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下行时间转移可显著提升身体变化体验、心理获得感维度的积极老化态度,而与社会心理丧失维度无统计学关联。

(2) 机制层面,家庭时间禀赋代际转移至少会通过自评健康与社会参与两条路径作用于老年人老化态度。其中,上行时间转移会通过自评健康负向影响总体老化态度、身体变化体验和社会心理丧失,反向作用于心理获得感;下行时间转移会通过社会参与对总体老化态度、身体变化体验和心理获得感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对社会心理丧失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相对而言,自评健康和社会参与分别在上行身体变化体验维度和下行心理获得感维度发挥了更大的中介作用。

(3) 交互项检验结果表明,个人收入水平、代际关系质量及个人价值感均对家庭时间代际转移与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关系存在显著调节效应。在上行时间转移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路径中,个人收入水平、代际关系质量与个人价值感均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下行时间转移模型中,各调节变量的作用特征呈现分化,其中个人收入水平仍保持正向调节特征,代际关系质量的调节效应不再显著,个人价值感则表现出反向调节特征。分维度分析可知,上述调节变量的作用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的心理层面,且以正向调节为主,既能有效缓解老年人的社会心理丧失感,又能帮助其获得更多心理获得感,最终推动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蕴含如下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应推行弹性退休制度与家庭照料假期,在保障老年人就业权益的同时,为子女提供灵活的家庭陪伴时间。这类政策不仅能缓解代际照料冲突,更可通过提升代际互动的稳定性与质量,培育老年人对家庭支持的正向认知,强化其积极面对老龄化的心理基础。其次,政府应完善社会养老主体建设,持续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同时强化社会、医疗保障的兜底功能,提高老年人养老金等收入标准,以此缓解老年人因年龄、疾病、经济压力等产生的“怕给子女造成负担”的抑郁情绪。最后,政府应构建“养老—托幼”融合型社区支持体系,此类设施不仅能通过托幼服务减轻老年人的照料压力,更能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志愿服务等形式激发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借助社会参与缓解孤独抑郁情绪,形成“照料—社交—心理建设”的正向循环。

How Doe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Family Time Endowment Affect Aging Attitud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LASS 2020 Data

LIU Yuping, ZHANG Ch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Sichu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dvancing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f family time endowment on older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aging.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verall, upward time transfers exert an adverse effect on attitudes toward aging, whereas downward time transfers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at the dimensional level, upward time transfers negatively affect the experience of physical changes and the perception of psychosocial loss, yet enhance psychological gain; downward time transfers improve both the experience of physical changes and psychological gain, but exert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psychosocial loss; with respect to the mechanism, upward time transfers operate through the self-rated health pathway, while downward time transfers function via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pathway;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personal incom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ersonal sense of value all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athway of upward time transfers, whereas their moderating effects are differentiated in the pathway of downward time transfers. Accordingly, relevant authorities may implement targeted policies by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upgrading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nd pro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so as to improve older adults' attitudes toward aging and further advance active aging.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of family time endowment; the elderly; aging attitude; active aging

(责任编辑:阮明阳)